

唐書



隱逸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一百九十六

宋 祁 奉 勅 撰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各徃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怛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福薄樂山林內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捨故迺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貴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眾多其遁戢不出者繼班

唐傳百三十一  
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于語足崖  
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局相摩  
於道至號終南高少爲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哀可  
喜慕者類千篇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又  
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文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  
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娶以家  
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十善大業中舉孝悌  
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  
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

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  
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徒與相  
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  
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  
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臯著書自  
號東臯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  
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荅曰良  
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  
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爲  
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

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棄官去自是  
太樂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  
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薰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  
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者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  
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者五斗先  
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荅曰奈何坐召嚴君平邪卒  
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荅曰吾不能揖讓  
邪軍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疑爲  
倚者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績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  
今薄葬自誌其墓績之仕以見失職鄉人斬之託無心子

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夫人也拘之仕無喜  
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  
無愠色良而適茫茫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  
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  
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毳龍鬐鳳臆駉馳如舞終  
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躡蓄善獸  
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  
繫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  
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麈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

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  
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  
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屨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  
躡之高士康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  
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邪乃簡條目薄賦  
歛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去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  
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爾及長居  
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  
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

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  
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  
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  
隣等師事之照隣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柰  
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  
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  
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  
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炁生熱否生寒結爲癆贅陷爲  
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  
縮贏之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炁否也石立土陷

是宜瘡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之川潰竭  
涸其燥槁高醫導以藥石救以鉞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  
人事或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隣曰人事奈何  
曰心爲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  
之謂也膽爲之將以果決爲務故欲大詩曰赳赳武夫公  
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故欲方傳曰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方之謂也智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  
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答曰天有盈虛人  
有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  
爲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

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  
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  
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畏  
於己者不制於彼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於近者不侮於  
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脩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  
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  
器祭去牲牢孫處訥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  
佞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  
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  
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  
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栖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  
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  
疾入箕山居許由祠傍自號由東隣頻召不出高宗幸嵩  
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  
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  
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  
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  
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邪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  
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

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  
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  
宋之間爲方外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  
騎牛帶瓢出入壘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天  
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  
免官歸素譽頓衰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  
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  
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  
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

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詵  
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  
頗刻歛然以治稱其間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  
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懷州河內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  
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  
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  
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  
東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  
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

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  
令弔祭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  
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兖州徂徠與劉玄博  
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栢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  
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  
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  
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  
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



環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驅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鱗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謂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邪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

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遂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巖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錙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瘦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潁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消眚瞳有紫光晝能見

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慎盈齎書以安車  
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  
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  
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  
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  
朝廷歎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  
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  
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  
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  
中書令姚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今州縣逼遣士

為驚嗟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一年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  
子景雲中召為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  
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國子  
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  
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  
競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露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亦何  
益履忠曰往契丹人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為免今  
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字灝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

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鈞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虚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齋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字直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詛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高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侍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生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

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  
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  
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  
爲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  
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  
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  
松清泉臣所須也旣不乏矣帝尊異之召即其廬作崇唐  
觀及營奉天宮又勅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  
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山望仙翹山曲卒年九十八贈太

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  
帝卽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  
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禱得賞賜輒散貧  
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  
墓開其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  
去然所餘丹無它異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  
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  
去徧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  
其兄承禕就起之旣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

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  
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  
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  
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  
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  
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又命王真公主及光祿卿韋  
縉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  
大夫諡貞一先生親文其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  
詼譎似方士剡之不錄直取其隱槩云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族姑子陸  
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  
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拔群類科累遷太常博士張說  
爲麗正殿脩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  
書累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  
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  
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負史學  
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玄宗自  
爲贊賜之遷太子右庶子充侍讀申王薨詔選挽郎而知  
章取舍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墻出首以決事人  
皆靳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

唐傳一百三十一  
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題聽自安者令之卽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擢其子僧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

肅宗亦以舊恩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葵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谷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于亭號其

山爲高士峰云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毋憂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于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旣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貞子亦以自號有韋諳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櫻齋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

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貞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闕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救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茗雪間辯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真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實  
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  
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  
命壯士摔殞樓下曾祖昌寓字廣成貞觀中對策高第歷  
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爲政三年墾書褒美進  
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  
雉馴于廷述睿少與兄充符弟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  
而述睿資嗜學大曆中劉晏薦於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  
召擢累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述睿每遷卽至朝謝俄  
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

齋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旣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廐馬兼皇  
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  
館脩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  
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咺同職咺數抵  
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  
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特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  
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  
不給公駟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  
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  
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



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  
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脩潔及仕宦  
能交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  
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  
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  
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  
除圻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  
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群兒嚙嚙若成誦狀師拘之

齋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廐馬兼皇  
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  
館修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  
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孤峘同職峘數抵  
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  
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  
久乃許以太子賓客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  
不給公駟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  
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  
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四遷司勳郎中集賢

唐傳百二十一  
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  
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修潔及仕宦  
能交當時豪傑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  
贈工部侍郎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  
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  
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  
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  
除圻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  
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群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

薦觀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  
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  
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  
無所詰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  
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皆無十日計不少輟也文  
成竄橐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錄  
雖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  
帙壞舛必爲輯褫刊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  
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荻刺

無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黻瘠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  
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  
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  
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葺乃已其後客至絜壺  
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  
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  
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  
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  
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  
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

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  
居云

隱逸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循吏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唐書一百九十七

宋 祁 奉 勅 撰

治者君也求所以治者民也推君之治而濟之民吏也故  
吏良則法平政成不良則王道弛而敗矣在堯舜時曰九  
德咸事也百工惟時也在周文武時曰棫樸能官人也南  
山有臺樂得賢也是循吏之效也堯舜五帝之盛帝文武  
三王之顯王不能去是而治後世可乎哉唐興承隋亂離  
剗被荒荼始擇用州刺史縣令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  
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卧  
輿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又詔内外官五

唐書傳百五十一  
品以上舉任縣令者於是官得其人民去歎愁就安安都督刺史其職察州縣間遣使者循行天下劾舉不職始都督刺史皆天子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玄宗開元時已辭仍詣側門候進止所以光寵守臣以責其功初刺史準京官得佩魚品卑者假緋魚開元中又錮廢酷吏懲無良羣臣化之革苛燒之風爭以惠利顯復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至宰相名臣莫不孜孜言長人不可輕受亟易是以授受之間雖不能皆善而所得十五故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垂祀三百與漢相埒致之之術非循吏謂何故條次

治定以著厥庸若將相大臣兼以勲閥著者各見本篇不列於茲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蜀承制擢仁壽儻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接至率貪沓邊人苦之多畔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儻詔歲一按行尉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稱詔置七州十五縣酋豪皆來賓見卽授以牧宰威令簡嚴人人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爲解諸

首卽相率築城起解甫旬略具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夷夏父老乃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赦益州給兵護送刺史竇軌疾其功詠言山獠方叛未可以遠略不時遣歲餘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通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州承喪亂後百姓流冗君賓加意勞徠不朞月皆還自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糗糧少令折

民房遂食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贏糧出布帛贈遺行者此知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爲虔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以愛利爲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孽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爲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

豫卽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  
吏大慙允濟過道旁有姥廬守所蒔慈因教曰第還舍脫  
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大亡慈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  
物色驗之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  
寤人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旣而得袍舉政尤異遷  
高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  
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  
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桐客者亦以治  
稱初仕隋爲門下錄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  
丹楊召群臣議左右希意以江左且望幸若巡狩勒石

紀功復禹舊跡顧不其然桐客獨曰吳會卑濕而陞不足  
奉萬乘給三軍吳人力屈無以堪命且踰越險阻非社稷  
福御史劾以誦毀幾得罪而免爲宇文化及脅將至黎陽  
又陷竇建德賊平授秦王府法曹參軍貞觀初累爲通巴  
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爲慈父桐客冀州衡水人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曾祖義深仕北齊爲梁州刺史父政  
藻爲隋水部郎使淮南死于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  
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  
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柰何輦轂下  
先棄刑書乎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

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  
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貞觀中轉揚州大都督府  
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即其地爲瀚海都護府詔素立  
領之於是闕泥熟別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  
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柸歸其餘乃  
開屯田立署次虜益畏威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  
出爲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儲糶并什器  
于州齋家書就道會卒高宗特廢朝一日謚曰平孫至遠  
始名鵬而素立方奉使謂家人曰古有待事名子吾此役  
可命子孫矣遂以名之少秀晤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未見

杜預釋例而作編記大趣畧同復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爲  
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  
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以喪解旣除調鴻臚主簿奏  
戎狄簿領高宗悅擢監察御史裏行忤貴倖外遷久乃歷  
司勳吏部員外郎中遷天官侍郎知選事疾令史受賄謝  
多所絀易吏肅然斂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爲士  
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  
頭服罪至遠之知選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  
曰公以公用我柰何欲謝以私卒不詣故昭德銜之出爲  
壁州刺史卒年四十八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鄭令年四



十九世歎其父子材不盡云至遠見桓彥範力言其賢盧  
從愿尚少高以評目許弟從遠且貴豫言其位以驗所至  
蘇頲其出也少失母至遠愛視甚謹以女妻之友兄弟事  
寡姊有禮世稱其德從遠清密有學神龍初歷中書令太  
府卿累封趙郡公謚曰懿兄弟皆德望相埒又從父游道  
武后時冬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至遠子畬字玉田少  
聰警初歷汜水主簿遇事蝨銳雖厮豎一閱輒記姓名居  
業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臺廢  
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長幼有禮  
畬妻物故時母病恐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  
侍無憂色母終毀而卒從遠子巖年十餘歲會中宗祀明  
堂以近臣子弟執籩豆巖進止中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  
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姚雋稱旨遷諫議  
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巖善草隸爲參軍時製一  
裘服終身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父粹爲隋介州長史與漢王  
諒同反誅大鼎貫爲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  
謁見龍門因說帝絕龍門軍永豐倉就食傳檄遠近據天  
府示豪傑爲拊背扼喉計帝奇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  
東故議置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

田以實倉廩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大鼎爲饒州道軍  
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涪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  
厥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曰新溝通舟楫  
利屬滄海魚鹽至昔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又疏  
長蘆漳衡三渌泄汗潦水不爲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  
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鎗脚刺史永徽中遷銀  
青光祿大夫行荊州大都督長史卒謚曰恭子克構有器  
識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顓以弟紹尚太平  
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夫惟淑德以配  
君子無患可矣顓不敢沮而紹卒誅陳思忠居父喪詔奪  
服客往弔思忠辭以辰日不見克構曰事親者避嫌可也  
旣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天授中遷麟臺監坐弟爲酷  
吏所陷流死嶺南

賈敦頤曹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  
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  
爲洛州司馬以公屢下獄太宗貫之有司執不貫帝曰人  
孰無過吾去太甚者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  
事其君乎遂獲原徙瀛州刺史州瀕滹沱滹二水歲溢溢  
壞室廬浸洳數百里敦頤爲立堰庸水不能暴百姓利之  
時弟敦實爲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美舊制大功之嫌不

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徽中遷洛州洛多豪右占田類踰制敦頤舉沒者三千餘頃以貧民發姦擿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洛陽令楊德幹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多雖能不足貴也德幹爲衰減始洛人爲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爲立碑其側故號常棣碑歷懷州刺史有美跡永淳初致仕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子膺福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以竇懷貞黨誅德幹歷澤齊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天授初子神讓與徐敬業起兵皆及誅

由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仕累左武侯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而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詔仁會與執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延陀幾生得璽書嘉尉永徽中爲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儀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間夜開道無

寇跡入爲太府少卿遷右金吾將軍所得祿佑有贏輒入之官人以其爲尚名然資彊摯疾惡晝夜循行有絲毫姦必發廷中謫罰日數百京師無貴賤舉憚之有女巫得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効徙于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謚曰威子歸道明經及第累擢通事舍人內供奉左衛郎將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祚知遇諸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即到請備禮廷賜道惠且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辮削衽宜待天旨而知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須天子命小國使者不足

禮迓之后從焉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詔歸道攝司賓卿往勞默啜請六胡州及都護府地不得大怨望執歸道將害之歸道色不撓詈且讓爲陳禍福默啜亦悔會有詔賜默啜粟三萬石絛五萬段農器三千且許結婚於是更以禮遣歸道既還具陳默啜不臣狀請備邊已而果反乃擢歸道夏官侍郎益親信遷左金吾將軍司膳卿押千騎宿衛玄武門桓彥範等誅二張而歸道不豫聞及索騎士拒不應事平彥範欲誅之以辭直免還私第然中宗壯其守召拜大僕少卿遷殿中少監右金吾將軍卒贈輔國大將軍追封原國公謚曰烈帝自爲文以祭于賓庭開元時至

光祿卿

裴懷古壽州壽春人儀鳳中上書闕下補下邳主簿頻遷  
監察御史姚雋道蠻反命懷古馳驛往懷輯之申明誅賞  
歸者日千計俄縛首惡遂定南方蠻夏立石著功恒州浮  
屠爲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  
爲后申析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畫一豈使臣殺無辜  
以希盛旨哉卽其人有不臣狀臣何情寬之后意解得不  
誅閻知微之使突厥懷古監其軍默啜脅知微稱可汗又  
欲官懷古不肯拜將殺之辭曰守忠而死與毀節以生孰  
與請就斬不避也遂囚軍中囚得亡而素羸弱不能騎宛

轉山谷間僅達并州時長史武重規縱暴左右妄殺人取  
賞見懷古至爭執之有果毅嘗識懷古疾呼曰裴御史也  
遂免遷祠部員外郎姚舊酋等叩闕下願得懷古鎮安遠  
夷拜姚州都督以疾辭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流州縣  
以懷古爲桂州都督招尉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  
賊迎降自陳爲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爲示不疑可破  
其謀乃輕騎赴之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  
荅曰忠信可通神明况裔人邪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  
歸所掠出降雖諸洞素翻覆者亦牽連根附嶺外平徙相  
州刺史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爲左

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爲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  
崔宣道始代爲長史亦野次懷古不欲厚愧宣道使人驅  
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俄轉幽州都督綏懷  
兩蕃將舉落內屬會以左威衛大將軍召而孫佺代之佺  
不知兵遂敗其師卒于官懷古清介審慎在幽州時韓琬  
以監察御史監軍稱其馭士信臨財廉國名將云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  
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舊防迫漕渠雖峭岸隨即壞決景  
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郭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爲  
腴田又維槽以梁其上而廢長橋功少費約後遂爲法方

河北飢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  
及去人立石著其功後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  
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之罪  
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  
新遂爲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洛  
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爲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  
爭奏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  
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郭  
皆公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  
後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貊風無學校好祀淫鬼景駿

為諸生貢舉通隘道作傳舍罷祀祠房無名者景駿之治民  
求所以便之類如此轉奉天令未行卒茂謙擢制舉授左  
拾遺內供奉為吏介而勤歷秘書郎始竇懷貞雅重其材  
及執政薦為大理正左臺御史中丞開元初出為魏州刺  
史河北道按察使與司馬張懷玉同鄉長相善洎晚有隙  
棹計短長左遷桂州都督徙廣州卒景駿子述自有傳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為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  
海略定滄棣等州輕兵遠鬪賊不支戰輒北史思明反惠  
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表試金吾衛將軍李希  
烈反屬以兵二千使屯隋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州

數被亂野如執人無處業蓄心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  
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  
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  
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為上州俄檢校國子祭酒卒  
贈洪州都督

羅珣越州會稽人竇應初詣闕上書授大常寺太祝曹王  
臯領江西荆襄節度使常署幕府遷累副使臯卒軍亂劫  
府庫珣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俾投所劫庫物  
一日皆滿乃貫餘黨召為奉天令中官出入係道吏緣以  
犯禁珣榜笞之雖死不置自是屏息擢廬州刺史民間病

者捨醫藥禱淫祀珣下令止之修學宮政教簡易有芝草  
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請  
減平糴半以常賦充之人賴其利以老病求解徒太子賓  
客累封襄陽縣男卒謚曰夷子讓字景宣以文學蚤有譽  
舉進士宏辭賢良方正皆高第爲咸陽尉父喪幾毀城服  
除布衣糲飯不應辟署十餘年淮南節度使李鄴卽所居  
敦請置幕府除監察御史位給事中累遷福建觀察使兼  
御史中丞有仁惠名或以婢遺讓者問所從答曰女兄九  
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慘然爲發券召母歸之  
入爲散騎常侍拜江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禮部尚書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祖  
現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宗  
在東宮爲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爲太子現以右中護  
爲詹事卒贈秦州都督謚曰貞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  
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  
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  
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歿詔拜司封郎中往弔  
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覲官丹曰使外  
國不足于資宜上請安有買官受錢卽具疏所宜費帝命  
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教



民耕織止惰游興學校民貧自鬻者贖歸之禁吏不得掠  
爲隸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  
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  
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以爲孝文世廢法人慢  
當濟以威今不誅闢則可使者唯兩京耳憲宗褒美會闢  
圍梓州乃授丹劔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  
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  
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閱歲自陳所治三州非  
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帝從之徙爲  
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

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  
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其費爲估不取贏利人能爲屋者  
受材瓦于官免半賦徐取其償逃未復者官爲爲之貧不  
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軍歲中早募  
人就功厚與直給其食爲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以廢  
倉爲新廩馬息不死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  
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  
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  
吏所奪丹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月還之  
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去上書告

丹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  
丹治狀愈明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  
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  
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  
功德被八州及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  
泉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子宙推廕累調河南府司錄參  
軍李璠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  
帝曰與好官乃拜待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  
表宙爲副是時回鶻已破諸部入塞下剽殺吏民鈞欲得  
信重吏視邊宙請往自定襄鴈門五原絕武州塞略雲中

詢旬注徧見酋豪鑄論之視亭障守卒增其稟約吏不得  
擅以兵侵諸戎犯者死於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  
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  
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俗不知法多觸罪宙  
爲書制律并種植爲生之宜戶給之州負嶺轉餉艱險每  
饑人輒享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乏罷冗役九  
百四十四負縣舊置吏督戰宙俾民自輸家十相保常先  
期湘源生零陵香歲市上供人苦之宙爲奏罷民貧無牛  
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  
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立學官取仕家子弟十五人充之

初俚民婚出財會賓客號破酒晝夜集多至數百人貧者猶數十力不足則不迎至淫奔者宙條約使略如禮俗遂改邑中少年常以七月擊鼓群入民家號行盜皆迎爲辦具謂之起盆後爲解素喧呼疾鬪宙至一切禁之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遷嶺南節度使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咸通中卒宙弟岫字伯起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岫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謙後以功爲封州刺史生二子卽隱龔盧攜舉進士陋甚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

建觀察使云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旣與語見其冲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遷累給事中駙馬都尉韋處仁拜虢州刺史弘宣謂非所任還詔不下開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弘宣與吏部郎中崔瑁分道賑卹使有旨還遷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劍南東川節度使時歲饑恣養西豪自王僞署官吏發教膾招亡命聯蓬瀘嘉榮諸州誅蠻落搃亂根株燬弘宣下檄脅諭賊黨稍降其黠強者署軍中辱無能還之農魁長逃入峽中吏

捕誅之徙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政目簡省人便安之  
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弘宣始除之初  
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  
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  
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歷工部尚書祕書監以太  
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尚書右僕射弘宣患士庶人  
家祭無定儀乃合十二家法損益其當次以爲書子告字  
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元賞亡里系所來大和初自司農少卿出爲漢州刺史  
時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會維州降德裕受之以聞

牛僧孺沮其議執還之元賞上書極言可因撫之潰虜虜  
腹不可失不省段文昌代德裕狀元賞治當最遷累司農  
卿京兆尹出爲武寧節度使罷泗口猥稅人以為便俄徙  
邠寧會昌中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黨  
墨鏡膚夸詭力剽斂坊間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  
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  
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  
是軍暴折戢百姓賴安就加檢校吏部尚書閱歲進工部  
尚書領諸道監鐵轉運使德裕用元賞弟元龜爲京兆少  
尹知府事宜宗立罷德裕而元龜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元

唐傳百二十二  
賞下除袁王傅久之復拜昭義節度使卒

何易于不詳何所人及所以進爲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  
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賓屬汎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絆易于  
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  
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驅去鹽鐵官權取茶利詔下所在  
毋敢隱易于視詔書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  
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死公得免竄  
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卽自焚  
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喪不能具葬者以奉敕  
史爲辦召高年坐以問政得失凡鬪民在廷易于丁寧指  
曉枉直杖楚遣之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督賦役不忍迫  
下戶或以俸代輸饋給往來傳符外一無所進故無異稱  
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  
廉約蓋資性云

唐傳百二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二終

儒學列傳上第一百二十三

唐書一百九十八

宋 祈 奉 敕 撰

高祖始受命鉏耒夷荒天下畧定即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四時祠求其後議加爵土國學始置生七十二最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孫為之大學百四十員取五品以上四門學百三十員取七品以上郡縣三等上郡學置生六十員中下以十為差上縣學置生四十員中下亦以十為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為小學太宗身棗鞭風纚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

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  
或日晷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更以孔子  
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惇師老德以爲學官數臨  
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  
者得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併置著筭二學  
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  
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  
全集京師文治燭然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  
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箏踵堂者凡八千餘人紆侈  
袂曳方履閭閻秩秩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讎正五

經繆缺愆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稗章句爲義疏俾人其傳  
因詔前代通儒梁皇侃諸仲都周熊安生沈重沈文阿  
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並加引擢二年詔  
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七長孔  
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何肅王  
弼杜預范甯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  
今並配享孔子廟廷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  
然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  
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酬問及是惟判祥瑞  
案三牒即罷玄宗詔群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

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置集賢院部分  
典籍乾元殿博彙羣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馬  
祿山之禍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膳私褚喪脫幾盡章甫  
之徒劫爲縵胡於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  
開元事哉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  
先經誼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定五經鏡之石  
張參等是正訛文寥寥一二可紀由是觀之始末豈不成  
于艱難而後敗于易也嘗論之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梁  
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  
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

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之於仁義  
莫若儒儒待其人乃能光明厥功宰相大臣是已至專誦  
習傳授無它大事業者則次爲儒學篇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南齊司空孝嗣五世孫父徹梁祕書  
郎尚元帝女安昌公主江陵陷俘以西客偃師貧不能自  
給兄文林鬻書于肆文遠日閱之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  
秋時者儒沈重講太學授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不數  
日辭去或問其故答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  
所未見者尚何觀重知其語召與反復研辯嗟嘆其能性  
方正舉動純重竇威楊玄感李密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



都察院補升  
皇中累遷太學博士詔與漢王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爲民  
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  
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愷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  
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冠云文遠說  
經徧舉先儒異論分明是非乃出新意以折衷聽者忘勞  
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爲李密  
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  
先主之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振四海猶能屈體  
老夫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爲伊霍繼絕扶傾吾  
雖老猶願盡力如爲莽卓乘危迫險則僕耄矣無能爲也

密頓首曰幸得位上公思所以竭力先征伐及刷國恥然  
後入見天子請罪于有司惟先生教之答曰將軍名臣子  
累世盡節前陷玄感黨迷未遠而復今若終之以終天下  
之人所望於將軍者密頓首曰恭聞命俄而世充專制密  
又問焉對曰彼殘忍而意褊促必速於亂將軍非破之不  
可以朝密曰常謂先生儒者不學軍旅至籌大計乃明畧  
過人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輒先拜或  
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答曰密君子能受鄙生之  
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世充僭號以爲  
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怒絕其稟文遠餓幾死數

唐列傳卷十三  
四  
矣身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師乃爲國子博士高祖幸  
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  
帝異之封東莞縣男卒年七十四孫有功自有傳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蘇州吳人善名理言受學於周弘  
正陳太建中後主爲太子集名儒入講承光殿德明始冠  
與下坐國子祭酒徐孝克敷經倚貴縱辯衆多下之獨德  
明申答屢奪其說舉坐咨賞解褐始興國左常侍陳亡歸  
鄉閉隋煬帝擢祕書學士大業間廣召經明士四方踵至  
於是德明與魯達孔衷共會門下省相酌難莫能詘遷國  
子助教越王侗署爲司業入殿中授經王世充僭號封子

玄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卽其廬行束修禮德明耻之服  
巴豆劑僵偃東壁下玄恕入拜牀垂德明對之遺利不復  
開口遂移病成臯世充平秦王辟爲文學館學士以經授  
中山王承乾補太學博士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遠浮  
屠慧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道方立義徧析其要帝  
大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賢矣賜帛五  
十匹遷國子博士封吳縣男卒論撰甚多傳于世後太宗  
閱其書嘉德明博辯以布帛二百段賜其家子敦信麟德  
中繇左侍極檢校右相累封嘉興縣子以老疾致仕終大  
司成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  
公卿多從之游于小學家尤遂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  
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  
註廣雅學者推其該藏于秘書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  
薦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即家拜朝散大夫當世榮之  
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者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  
詳復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授  
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于是其學  
大興句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多識廣聞精故訓與羅  
等並名家羅官沛王府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

遺子景倩亦世其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見子  
邕傳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邪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終隋  
黃門郎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  
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博覽精故訓學善屬文  
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尚書左僕射楊素見其年弱  
謂曰安養劇縣子何以治之師古曰割雞未用牛刀素驚  
其言大後果以幹治聞時薛道衡爲襄州總管與之推舊  
佳其才每作文章令指摘疵短俄失職歸長安不得調竄  
甚資教授爲生高祖入關謁見長春官授朝散大夫拜燉

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人專典機密師古性敏給明練治體方軍國務多詔令一出其手冊奏之工當時未有及者太宗卽位拜中書侍郎封琅邪縣男以母喪解服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寔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旣成悉詔諸儒議於是各執所習共非詰師古師古輒引晉宋舊文隨方曉荅誼據該明出其悟表人人歎服尋加通直郎散騎常侍帝因頒所定書於天下學者賴之俄拜祕書少監專刊正事古篇竒字世所惑者討析申熟必暢本源然多引後生與讐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爲

郴州刺史未行帝惜其才讓曰卿之學信可稱者而事親居官朕無聞焉今日之行自誰取之念卿曩經任使朕不忍棄後宜自戒師古謝罪復畱爲文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罕所推接旣負其才早見驅策意望甚高及是頻被譴仕益不進罔然喪沮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褰被放情簫散爲林墟之適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撰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之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祕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議而論者爭爲異端師古奏臣撰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年于時諸儒

謂爲適中於是付有司多從其說遷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謚曰戴其所注漢書急就章大顯于是永徽三年子揚廷爲符璽郎表上師古所撰匡謬正俗八篇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父不聽情有所隔故帝及之師古弟相時字睿亦以學聞爲天策府參軍事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爭臣風轉禮部侍郎羸瘠多病師古死不勝哀而卒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彊暴比游秦至禮讓大行邑里歌之高祖下璽書獎勞終鄆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目千餘言聞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十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曆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爲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穎達穎達數以忠言進帝問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

謙耳已雖能仍就不能之人以資所未能已雖多仍就寡少之人更資其多內有道外若無中雖實容若虛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以養正明夷以莅衆若其據尊極之位銜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譔勞加散騎常侍爵爲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年上釋奠頌有詔哀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

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剗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隸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允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贈損書始布下穎達子志終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王恭者滑州白馬人少篤學教授鄉閭弟子數百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

唐列傳一百三十一  
士講三禮別爲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皆當時大儒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說馬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論議貞觀初累除越王東閣祭酒退隱白鹿山諸方來授業至千人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以孔穎達正義繁釀故摛撫其疵當世諸儒服其精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馬秦晞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佻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向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爲大

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旣即位累擢紹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籍藁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通覺即徹去遷累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

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  
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  
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  
父書懼其墮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  
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褚遂良亦以書  
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一字直  
五萬君豈得此曰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  
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  
貴尚遂良大喜通晚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  
象犀非是未嘗書

朱子奢蘇州吳人從鄉人顧彪授左氏春秋善文辭隋大  
業中爲直秘書學士天下亂辭疾還鄉里後從杜伏威入  
朝授國子助教太示貞觀初高麗百濟同伐新羅連年兵  
不解新羅告急帝假子奢員外散朋侍郎持節諭旨平三  
國之憾子奢有儀觀夷人尊畏之二國上書謝罪贈遺甚  
厚初子奢行帝戒曰海夷重學卿爲講太誼然勿入其弊  
還當以中書舍人處卿子奢唯唯至其國爲發春秋題納  
其美女帝責遠旨而猶愛其才以散官直國子學累轉諫  
議大夫弘文館學士始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高祖崩將  
祔主於廟帝詔有司詳議子奢建言漢丞相韋玄成奏立



五廟劉歆議當七鄭玄本玄成王肅宗歆於是歷代廟議不能一旦天子七廟諸侯五降殺以兩禮之正也若天子與子男同則間無客等非德厚游廣德薄游狹之義臣請依古爲七廟若親盡則以王業所基爲太祖虛太祖室以俟無疆迭遷乃處之於是尚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十三推親親顯尊尊爲不可易之法請建親廟六朝可乃祔弘農府君高祖神主爲六室及帝崩禮部尚書許敬宗議弘農府君廟應毀按玄成說毀廟主當遷且四海常所宗享矣舉而瘞之非神理所愜晉范宜議別廟以奉毀廟之主或言當藏天府天府瑞異所舍

也禮去祧有壇有墀臣皆所未安唐家宗廟共殿異室以右爲首若奉遷主納右夾室而得尊處祈之禱之未絕也有詔如敬宗議然言七廟者本之子孫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池陽令崖文康坐事櫟陽尉魏禮臣劾治獄成御史言其枉禮臣訴御史阿黨乞下有司雜訊不如所言請死鞫報禮臣不實詔如請子奢曰在律上書不實有定罪今抵以死死死者不可復生雖欲大新弗可得且天下惟知上書獲罪欲自言者皆懼而不取申矣

唐書儒學傳一百三十三  
十一  
詔可子奢爲人樂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每侍宴帝令論  
難羣臣恩禮甚篤卒于官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歲居  
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竒其操謂文慶  
曰古不親教子吾爲君成就之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  
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  
起諸儒廢學唐興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  
以禮邀聘北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  
帝賜食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士太子以士衡齊人也問  
高氏何以亡士衡曰高阿那之凶險駱提婆之佞韓長

鸞之虐皆奴隸才是信是使忠良外誅骨肉內離剝喪黎  
元故周師臨郊人莫爲之用此所以亡復問事佛營福其  
應柰何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爾如貪憚驕虐雖傾財事  
之無損於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言之備矣爲君  
仁爲臣忠爲子孝則福祚永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  
過失聞士衡因是規之然不能用也太子廢給傳罷歸鄉  
里卒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平賈公彥趙李玄植  
公彥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中爲太常  
博士會太常仲春告瑞太廟高宗問禮官何世而然大隱  
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近世元日奏瑞則二月告

廟告者必有薦本于始不得其時焉遷累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棕請武氏廟爲七室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稱制未有戾古越禮者棕損國朝數悖大義不可以訓武后不獲已僞聽之時皆服大隱沈正不詭從有大臣體終禮部侍郎公彥傳業玄植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該覽百家記書貞觀間爲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與方士浮屠講說玄植以帝闇弱頗箴切其短帝禮之不寤坐事遷巴令卒

張後胤字嗣宗蘇州崑山人祖僧紹梁零陵太守父冲陳國子博士入隋爲漢王諒并州博士後胤甫冠以學行稱

其家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義寧初爲齊王文學封新野縣公武德中擢員外散騎侍郎賜宅一區太宗卽位進燕王諮議從王入朝召見初帝在太原嘗問隋運將終得天下者何姓答曰公家德業天下繫心若順天而動自河以北指撝可定然後長驅關右帝業可成至是自陳所言帝曰是事未始忘之乃賜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帝爲之笑令群臣以春秋酬難帝曰朕昔受大誼于君今尚記之後胤頓首謝曰陛下乃生知臣叨天功爲已力罪也帝大悅遷燕

王府司馬出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欲何官  
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授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  
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遷散騎常侍永徽中致仕加金  
紫光祿大夫朝朔望祿賜防閣如舊卒年八十三贈禮部  
尚書謚曰康陪葬昭陵孫齊丘歷監察御史朔方節度使  
終東都留守謚曰貞獻子鎰別有傳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  
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開門受  
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辯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馱  
歎抗竒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

寡則焯爲之師抗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其謂此邪武德  
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  
夫兼弘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  
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  
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旣升席公卿更相  
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谷那律魏州昌樂人貞觀中累遷國子博士淹識羣書褚  
遂良嘗稱爲九經庫遷諫議大夫兼弘文館學士從太宗  
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雨衣若爲而無漏邪那律曰以瓦  
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賜帛二百段卒孫倚相仕爲秘書

省正字讎覆圖書多所刊定子崇義天寶末爲幽州大將以雄敢聞歷左金吾衛大將軍遂客薊門生子從政略涉儒學有風操事李寶臣歷定州刺史封清江郡王都臣及張孝忠妻其女兄弟也寶臣初倚任晚稍疏忌從政乃闔門謝交游不事及惟岳知節度與田悅謀拒天子命從政諫曰上神斷詘諸侯欲致太平爾考與燕有切骨恨天子致討命帥莫先於燕誅怨復仇必盡力後已前日而考誅大將百餘子弟存者常不平乘危相覆誰不能爾昔魏有洛相之圍王師四集身投零陵仰天垂泣不知所出賴爾考保佑頓兵不進而先帝寬厚僅獲赦貸不然田氏尚有

種乎今悅兇獍孰與承嗣爾又幼富貴不出戶庭便欲旅拒且人心難知天道難欺軍中諸將乘危投隙自古豈少哉今圖久安計莫若令而兄惟誠攝留後爾速入宿衛則福祿可保矣不納從政塞門移疾不出惟岳所信王他奴等疑其怨望日伺之從政懼乃吐血即仰藥五日死曰吾不恨死而痛渠覆宗矣後惟岳被殺于王武俊如其揣云蕭德言字文行陳吏部郎引子也系出蘭陵明左氏春秋甫冠以國子生爲岳陽王賓客陳亾徙關中詭浮屠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時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

及德言哀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  
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賚賜尤渥德  
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被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  
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詔以經授晉王  
時許叔牙爲侍讀同勸講王爲太子德言又兼侍讀而叔  
牙亦兼弘文館學士德言請致仕太宗不許下詔敦勉封  
武陽縣侯進祕書少監久乃得謝高宗立拜銀青光祿大  
夫全給其祿遣通事舍人即家致問乘輿至肅章門引見  
禮遇隆重由是晉府及東宮舊臣子孫並增秩賜金卒年  
九十七贈太常卿謚曰博叔牙字延基句容人貞觀時遷

晉王府參軍事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  
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  
先讀此子子儒字文舉高宗時爲奉常博士初太尉長孫  
無忌等讀祠令及禮用鄭玄六天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  
郊太微感帝明堂太微五帝直據緯爲說不指蒼旻爲天  
而以昊天帝當北辰耀魄寶郊明堂當太微五帝唐家祀  
圓丘太史所上圖昊天上帝外自有北辰令李淳風曰昊  
天上帝位于壇北辰斗列第二垓與綿書駁異司馬遷天  
官書太微宮五精之神五星所奉有人主象故名曰帝猶  
房心有天王象安得盡爲天平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

以日月爲天草木爲地昧者不信也周官兆五帝四郊又有祀五帝皆不言天知太微之神非天也經稱郊祀后稷王肅以郊圓丘爲一玄析而二之曰圓丘曰郊非聖人意今祠令固守玄說與著式相違宜有刊正且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之祀天也星不足配之矣月令孟春祈穀上帝春秋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后稷以祈農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祭天也著之感帝尤爲不稽請四郊迎氣祀太微五帝郊明堂罷六天說止祀昊天方丘旣祭地又祭神州北郊皆不載經請止一祠詔曰可乾封初帝已封禪復詔祀感帝神州以正月祭

北郊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言顯慶定禮廢感帝祀而祈穀昊天以高祖配舊祀感帝神州以元皇帝配今改祈穀爲祀感帝又祀神州還以高祖配何升降紛紛焉虞氏禘黃帝郊嚳夏禘黃帝郊鯀殷禘嚳郊冥周禘嚳郊稷玄謂禘者祭天圓丘郊者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夏正郊天王者各祭所出帝所謂王者禘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遠祖郊始祖也今禘郊同祖禮無所歸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願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

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循武德詔書明年詔圓方二丘明堂感帝神州宜奉高祖太宗配仍祭昊天上帝及五天帝於明堂子儒長壽中歷天官侍郎弘文館學士封潁川縣男以選事委令史句直日偃臥不下筆時人語曰句直平配既而補授失序傳爲口實德言曾孫至忠自有傳

敬播蒲州河東人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內省參纂再遷著作佐郎兼脩國史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時

初置是官允清近中書令馬周歎曰恨資品妄高不得歷此職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大抵凡例皆播所發也有司建言謀反大逆惟父子坐死不及兄弟請更議詔羣臣大議播曰兄弟雖孔懷之重然比於父子則輕故生有異室死有別宗今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而不及昆季烏得榮隔其蔭而罪均其罰詔從播議求微後仕益貴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始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與創業盡真觀十四年至是又撰太宗實錄訖二十三年坐事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卒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乎玄齡患顏師古注漢書文繁令掇其要爲四十篇是時漢書學大興



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言皆名家伯莊者  
彭城人爲弘文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與許敬宗等論譏甚  
多終崇賢館學士自所著書亦百餘篇子之宏世其學武  
后時以著作郎兼脩國史終相王府司馬睿宗立贈祕書  
監景通者晉陵人與弟暉俱有名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  
秦君當時治漢書非其授者以爲無法云景通仕至太子  
洗馬兼崇賢館學士暉後復踐其官及職訥言乾封中歷  
都水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王爲太子擢訥言洗馬兼侍  
讀嘗集俳諧十五篇爲太子歡太子廢高宗兄怒除名爲  
民復坐事流死振州

羅道琮蒲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徙嶺  
表有同斥者死荆襄門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  
邪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  
歸會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  
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尋  
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爲時名儒

儒學列傳上第一百二十三

儒學列傳中第一百二十四

唐書一百九十九

宋一祁一奉一敕一撰

郎餘令定州新樂人祖穎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餘令博于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爲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斐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生好惡死情也彼違

茂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試廉按果得其姦  
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  
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  
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謙謹下  
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  
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  
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  
嬖譖敬敷死獄中又哀貨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  
按餘慶謾譎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  
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

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撈掇  
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惡其暴徒  
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  
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  
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徐齊暉字將道湖州長  
城人世客馮翊梁慈源侯整四世孫八歲能文太宗召試  
賜所佩金削刀舉弘文生調曹王府參軍高宗時爲潞王  
府文學崇文館學士侍皇太子講修書於芳林門時姑爲  
帝婕妤嫌以恩進故求出爲桃林令召爲沛王侍讀再遷  
司議郎皆不就累進西臺舍人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

唐僖宗傳二十四  
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爲氈裘冒頓之裔解辯削枉使  
在左右非所謂恭慎威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  
其人之義又長孫無忌以讒死家廟毀頓齊聃言於帝曰  
齊獻公陛下外祖雖後嗣有罪不宜毀及先廟今周忠孝  
公廟反崇飾踰制恐非所以示海內帝寤有詔復獻公官  
以無忌孫延主其祀齊聃善文誥帝愛之令侍皇太子及  
諸王屬文以職樞劇許間日一至坐漏禁中事貶蘄州司  
馬又流欽州卒年四十四睿宗時贈禮部尚書子堅  
堅字元固幼有敏性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爲賦異之十  
四而孤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爲汾州參軍事遷萬

年主簿天授三年上言書有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  
犯大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有一不實欲  
訴無由以就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適長使  
人威福耳臣請如今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  
故卻芮亂國而缺升諸朝嵇康蒙戮而紹死子難則於它  
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尚數十條  
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待衛臣請如  
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  
方慶共引爲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爲申釋常  
得所未聞屬文典厚再思每日爲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

劉知幾張說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  
下筆堅與說專意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  
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帝月將欲即斬之堅奏盛夏  
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得以撈死俄以禮部侍  
郎爲脩文館學士睿宗即位授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  
士脩史進東海郡公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  
擊姚州洱河蠻降之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蠻夷羈縻  
以屬不宜與中國同法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詔知  
古發劔南兵築城堡列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酋入子  
女爲奴婢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雋路閉不通者數年

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屢邀請堅堅不許又以妻岑蕤  
女弟固辭機密轉太子詹事曰吾非求高逃禍耳蕤敗不  
染於惡出爲絳州刺史數外徙久乃遷祕書監左散騎常  
侍玄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文學士副張說知院  
事帝大酺集賢幔舍在百司上說令揭大榜以侈其寵堅  
見遽命撤之曰君子烏取多尚人從上泰山以參定儀典  
加光祿大夫堅於典故多所諳識凡七當諛次高選卒年  
七十餘帝悼惜遣使就弔贈太子少保謚曰文齊聃姑爲  
太宗克容仲爲高宗婕妤皆明圖史議者以堅父子如漢  
班氏子嶠字江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

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沈伯儀湖州吳興人武后時爲太子右諭德初太常少卿韋萬石議明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詔書從貞觀禮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今應何樂高宗乃詔尚書省集諸儒議未能定於是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垂拱元年成均助教孔玄義奏嚴父莫大配天天於萬物爲最大推父偶天孝之大尊之極也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上帝

天也昊天之神宜祖考並配請以太宗高宗配上帝於圓丘神堯皇帝配感帝南郊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經稱宗祀文王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也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曰禘郊祖宗皆配食也祭昊天圓丘曰禘祭上帝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虞夏退顓頊郊嚳殷捨契郊冥去取違舛惟周得禮之序至明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

神別父子也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下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未齊  
於配雖同祭而終爲一主也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  
五帝宗若一神而兩祭之則薦獻數瀆此神無二主也貞  
觀永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  
丘方澤太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  
范履冰等議今禮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  
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后受之易薦上帝配祖考有兼配  
義高祖太宗旣先配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焉自是  
郊丘三帝並配云伯儀歷國子祭酒脩文館學士卒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遇隋李大亂闔門死於盜文  
逸遁免流離辛苦自傷家多難閉口不食行者哀其窮疆  
飲食之更負以行乃得脫貞觀末官申州司馬敬淳少力  
學足不履門居親喪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  
容癯毀妻不之識後擢進士第天授中再遷太子司議郎  
兼脩國史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卹儀典武后稱之  
允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其來皆有條序著姓畧衣冠  
系錄等百餘篇後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祕書  
少監弟敬潛少與敬淳齊名歷懷州錄事參軍亦坐耀事  
擊獄免死後爲遂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曰君不

死獄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獍其屏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挾而號敬潛不為懼久之遷衛令位中書舍人唐初姓譜學唯敬淳名家其後柳沖韋述蕭穎士孔至冬有撰次然皆本之路氏

王元感濮州鄆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為兗州都督厚加禮勅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推其練洽轉四門博士仍直弘文館年雖老讀書不廢夜所撰書糾謬春秋振滯禮繩愆等凡數十百篇長安時上之巧官筆楮寫藏祕書有詔兩

館學士成均博士議可否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句

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沮詰其言元感緣罅申釋

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徐堅劉知幾

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為助理聯疏薦之遂下詔褒美以

為儒宗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中宗以東宮官屬

加朝散大夫卒元感初著論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讖

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柬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由古則然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

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杜預謂僖喪終是年

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故謂之禮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



以書譏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終二十五月故譏云杜預推曆乙巳乃在十一月經書十二月爲誤文公元年四月葬僖公傳曰緩夫諸侯之葬五月若十二月薨五月不得云緩則十一月明甚然二家所競乃一月非一歲則二十五月其一驗也書稱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則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顧命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凡十日康王始見廟明湯崩在十一月比殯訖以十二月祗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周因於殷也非元年前復有一歲此二十五月之二驗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然而以是爲斷者送死有已服生有節又曰暮而小祥食菜果又養而大祥有醢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曰再禫之喪三年暮之喪二年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五月之喪二時三月之喪一時此二十五月之三驗儀禮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言祭此二十五月之四驗書春秋禮皆周公尼父所

定敢問此可爲法否昔鄭玄以中月而禫者內容一月自喪至禫凡二十七月今旣用之而二十五月初無疑論大抵子於親喪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又痛深者愈遲何歲月而止乎故練而慨然悲慕未盡而踊擗之情差未祥而廓然哀傷已除而孤藐之懷而又劇此情之所致寧外飾哉故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兩稱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不佩夫去衰麻襲錦縠行羔裘之人皆不忍直爲節之禮巨如之何故仲由不能過制而姊服孔鯉不能過菽哭母彼詎不懷畏名教之嚴也當卽謂東之言不詭聖人而元感論遂廢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銓曾孫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貧狹嗜學工草隸客居僧坊寫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贏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稱疾篤復令唐之奇彊遣不肯赴敬業怒將殺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殺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總管李孝逸表其節武后召赴東都謁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進祕書少監使侍皇太子紹宗雅修飭當時公卿莫不慕悅其風張易之兄弟亦頗結納易之誅坐廢卒于家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耳常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以取之吳中陸大夫常以

余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被中畫腹與余正同虞即世南也紹宗兄玄宗隱嵩山號太和先生傳黃老術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中宗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昭乾三陵皆日祭景直上言在禮陵不日祭宗廟有月祭故王者設廟祧壇墀爲親踈多少之殺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祭之無禱乃止譙周曰天子始祖高祖曾祖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朔食號日祭二祧廟不月祭則古無日祭者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鄭玄曰殷事月之朔半

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旣大祥即四時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及臘五享于廟尋經質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脩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墀歲貢魏晉以降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公

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脯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  
所司之于費可減朕常膳爲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  
思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魂合諸  
梓宮景直曰招魂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  
后禕衣復寢宮舉衣魂輅告以大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  
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亦善著  
書粲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  
韋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粲駁奏太子匕鬯  
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

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憲章古昔者詔可  
武崇訓死詔墓視陵制粲曰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  
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所援比崇訓塋兆請視諸王詔  
曰安樂公主與永泰不異崇訓於主當同穴爲陵不疑粲  
固執以陵之稱本施尊極雖崇訓之親不及雍王雍墓不  
稱陵崇訓緣主而得假是名哉詔可主大怒出粲陳州刺  
史粲曰苟所論得行雖遠何憚開元初爲祕書少監其從  
父行嘉仕爲雍王記室亦以學聞粲累封固安縣侯終邠  
王傅謚曰景大善史中對文王祔文王墓大善

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巨鑿破

其心內若刺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諸生嘗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長安中擢定王府文學遷太常博士中宗時或建言以涼武昭王爲七廟始祖知章議武昭遠世非王業所因乃止出爲陸渾令坐事輒棄官去時散騎常侍解琬亦罷歸與知章單思經術舉訢訢然張說表諸朝擢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馬懷素緒定祕書奏知章是正文字每休沐講授未始輟於易老莊書尤縣解弟子貧者賜給之性和厚人不見有喜愠未嘗聞產業其子欲廣市糶米爲歲中計知章曰如而計則貧人何以取容且吾尚應奪民利邪卒官所注傳頗多行於時門人孫丞良等

頌其德刻著東都國子監門外季良偃師人一名翌仕歷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

張齊賢陝州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武后詔百官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皆列於廷太常博士辟閭仁諝曰經無天子月告朔唯王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曰建子月告朔日也此王藻聽朔同諡今元日讀時令合古聽朔事獨鄭玄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因言聽朔必以特牲告時帝及神以文王武王配其言非是月令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謂宣令告人使奉時務業月皆

有令故云非天子月朔以配帝祭也告朔者諸侯禮也春秋既視朔遂登臺玄又說人君月告朔於廟其祭為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玄謂告帝即人帝神即重黎五官不言天子拜祭臣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不韙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它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于邦國王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顯顯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為吉為朔

故世人繆吉為告據繆失經不得為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王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恣也又謂時帝五人帝也玄於時帝包天人故以文武作配是並告兩五帝為不疑諸侯受朔天子藏於廟天子受朔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議者曰天子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太史頒之也是不然周太史頒朔邦國是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頒官府都鄙也內外異言之也禮不可罷鳳閣侍郎王方慶又推言明堂布政之宮所以明天氣統萬物也漢儒以明堂太廟為一宗祀其祖而配上

帝取宗祀曰清朝正室爲太室向陽爲明堂建學爲太學  
園水爲辟雍異名同事古之制也天子以正月上辛總受  
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于祖廟月取一政班之明堂諸侯  
則受於天子藏之祖廟月取一政行之于國王者以其禮  
告廟謂之告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王藻玄冕而朝日東  
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  
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遂讀時  
令布政古之禮也舊說天子歲入明堂者十八大享一月  
告朔十一四時迎氣四巡狩之歲一今議者唯許歲首一  
入不亦隘乎陛下幸建明堂遵用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

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  
楊吾等共言秦滅學告朔廢今用四孟月季夏至明堂告  
五時帝堂上請兼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亦廢久之齊  
賢遷博士時東都置太社禮部尚書祝欽明問禮官博士  
周家田主用所宜木今社主石柰何齊賢與太常少卿韋  
叔夏國子司業郭山惲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于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  
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歟呂氏春秋言  
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  
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歟非太社也於是舊主長尺有

六寸方尺七寸問博士云何齊賢等議社主之制禮無傳  
天子親征載以行則非過重禮社祭土主陰氣韓詩外傳  
天子太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長五尺以準  
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  
體埋半土中本末均也請度以古尺云又問社稷壇隨四  
方用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天子太社度  
廣五尺分四方上冒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然則當以黃  
土覆壇上舊壇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於是方色  
飾壇四面及陛而黃土全覆上焉祭牲皆太牢其後改先  
農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等參定中宗即位因武后東

都廟改爲唐廟議滿七室以涼武昭王爲始祖齊賢上  
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百代不遷始祖無聞焉殷  
自玄王至湯周后稷至武王皆出太祖後合食有序景皇  
帝始封唐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在昭穆今乃上引武  
昭王爲始祖異乎殷周之本尚稷也尚稷興祚景皇帝是  
也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景帝實始封唐子孫是承若  
近捨唐遠引涼不見其可且魏不祖曹晉不祖司馬印  
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  
昭王爲祖可乎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  
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粟郊武德初定去昭王



尤近不託祖者不可故也今而立之非祖宗意景皇失位神弗臨享殆非詒厥孫謀者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受命之君王迹有淺深代系有遠邇祖以功昭穆以親有功者不遷親盡者毀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苟充七室也景皇帝既號太祖以世淺猶在六室位則室未當有七非天子廟不當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當遷宣非始祖又無宗號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爲六室詔宰相詳裁於是祝欽明等上言博士等三百人爲兩說齊賢等不祖武昭王劉承慶等請遷宣皇帝臣等欲皆可其奏詔可俄以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

京大廟亦如之齊賢遷累諫議大夫卒

柳沖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父楚賢大業中爲

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

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

君子見幾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授侍

御史貞觀中持節冊拜突厥辭其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

督杭州刺史皆有名沖好學多所研總天授初爲司府寺

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有指封河東縣男中宗景龍中遷

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甄差羣姓

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帝詔魏元忠張錫蕭

至忠岑義崔湜徐堅劉憲吳兢及冲共取德功時望國籍之家等而次之夷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元忠等繼物故至先天時復詔冲及堅兢與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冲與薛南金復加刊竄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今刪其要著之左方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記也昔周小史定繫世辯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秋亦言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以謚爲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伯尼姓曰姜

氏曰有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諡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旣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脩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豳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旣絕後嗣蒙其福猶爲疆家漢高祖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氏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

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然猶  
從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  
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魏氏立九品  
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  
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爲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  
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  
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僞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賈氏  
王氏譜學出焉由是有譜局令史職皆具過江則爲僞姓  
王謝袁蕭爲大東南則爲吳姓朱張顧陸爲大山東則爲  
郡姓王崔盧李鄭爲大關中亦號郡姓常裴柳薛楊杜首  
之代北則爲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  
孝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  
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爲部  
落大人並號河南洛陽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  
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  
領護而上者爲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爲乙姓散騎常侍大  
中大夫者爲丙姓吏部正員卽爲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  
姓又詔代人諸胄初無族姓其穆陸奚于下吏部勿充猥  
官得視四姓北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  
在選故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姓太和以郡

四姓爲右姓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姓周建德氏  
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爲右  
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著姓畧以盛  
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則爲右姓不通歷  
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盧李鄭爲四姓加  
太原王氏弼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官之弊  
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承其弊不知其所以弊乃  
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里卑  
無木冠人無廉恥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  
地望而不感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

人質故尚婚媿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  
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  
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尚婚媿者先外族後本  
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畧伉儷慕榮華尚  
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四者俱敝則失其所尚矣人無所  
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  
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  
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  
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  
二孔也故疆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

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  
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  
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  
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  
與古參矣。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十  
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  
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  
撰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演益  
爲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爲一篇不入百家數弼傳子匪之  
匪之傳子希鏡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  
傳子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二百篇又著百家譜庶兩王所  
記執傳其孫冠冠撰梁國親皇太子序親簿四篇王氏之  
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沖常述次之  
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  
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  
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譜學大抵  
具此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撰本土姓族次第爲舉選  
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著無名書  
樵夜輒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博雅

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大夫魏元忠爲  
張易之構譴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禱之祖道易  
之怒使人上急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詔懷素按  
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曰貞慎餞流人當得罪以爲謀  
反則非昔彭越以逆誅樂布奏事尸下漢不坐罪今元忠  
罪非越比不宜坐餞閣之人且陛下操生殺柄欲加之罪  
自當處決聖心旣付臣按狀惟知守陛下法爾后意解貞  
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斂賅諉法懷素劾罷之  
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覈  
取實才權貴謁請不能阿撓擢中書舍人內供奉爲脩文

館直學士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  
學士雀學手未嘗廢卷謙恭慎畏推爲長者玄宗詔與褚  
無量同爲侍讀更日番入旣叩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  
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有詔句校祕書是  
時文籍盈漫皆矣朽蠹斷籤勝紛舛懷素建白願下紫微  
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  
志已詳請採近書篇目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祕府詔  
可即拜懷素祕書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四門助教王  
直直國子監趙玄默陸渾丞吳綽桑泉尉肅述扶風丞馬  
利徵湖州司功參軍劉彥直臨汝丞宋辭玉恭陵丞陸紹

伯新鄭尉李子釗杭州參軍殷踐猷梓潼尉解崇實四門  
直講余欽進士王愜劉仲丘右威衛參軍侯行果邢州司  
馬參軍袁暉海州錄事參軍晁良右率府員曹參軍毋曠  
崇陽主簿王灣太常寺太祝鄭良金等分部撰次踐猷從  
弟秘書丞承業武陟尉徐楚璧是正文字懷素奏秘書少  
監盧備崔沔爲脩圖書副使秘書郎田可封康子元爲判  
官然懷素不善著述未能有所緒別會卒帝舉哀洛陽南  
城門贈潤州刺史謚曰文給輿還鄉里喪事官辦懷素卒  
後詔祕書官並號修書學士草定四部人人意自出無所  
統一踰年不成有司疲於供擬太僕卿王毛仲奏罷內料

又詔右常侍褚無量大理卿元行冲考紕不應選者無量  
等奏修撰有條宜得大儒綜治詔委行冲乃令昶述欽總  
緝部分踐猷愜治經述欽治史昶彥直治子灣仲丘治集  
八年四錄成上之學士無賞擢者行冲知麗正院又奏紹  
伯利徵彥直踐猷行果子釗直昶述灣玄默欽良金與朝  
邑丞馮朝隱冠氏尉權寅獻祕書省校書郎孟曉揚州兵  
曹參軍韓覃王嗣琳福昌令張悱進士崔藏之入校麗正  
書由是祕書省罷撰緝而學士皆在麗正矣愜仲丘老病  
還鄉里紹伯卒於官直終岐王府記室參軍事玄默集賢  
直學士利徵出爲山荏令儒緩無治術免官終於家子釗

坐保任非人終德州長史欽至太學博士集賢院學士灣  
洛陽尉良金右補闕京兆府倉曹參軍事寅獻臨淮太守  
曉左補闕覃萊州別駕坐誣告刺史流遠方藏之膳部員  
外郎明年以將仕郎梁令瓚文學直書院後以右率府兵  
曹參軍而罷終恒王府司馬祕書省校書郎源幼良代利  
徵後以協律卽罷

殷踐猷字伯起陳給事中不害五世從孫博學尤通氏族  
曆數醫方與賀知章陸象先韋述最善知章嘗號爲五總  
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初爲杭州參軍舉文儒異  
等科授祕書省學士用曹州司法參軍兼麗正殿學士以

叔父喪哀慟歐血而卒年四十八少子寅舉宏辭爲太子  
校書出爲永寧尉吏侮謾甚寅怒殺之貶澄城丞病且死  
以母蕭老不忍決及歛其子亮斷指剪髮置棺中自誓事  
祖母如寅在其後侍蕭疾不脫衣者數年有白鷺巢其楣  
後終給事中杭州刺史踐猷弟季友歷祕書郎善畫從父  
仲容終冬官郎中有重名子承業以謹樸稱歷太子左論  
德右威衛將軍族子成巳晉州長史初母顏叔父吏部郎  
中敬仲爲酷吏所陷率一妹割耳訴冤敬仲得減死及成  
巳生而左耳缺云

孔若思越州山陰人陳吏部尚書奂四世孫祖紹安與兄



唐學傳一百二十四  
二十三  
紹新蚤知名陳亡客居鄆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  
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紹安與孫萬壽皆以  
文辭稱時謂孫孔隋大業未爲監察御史高祖討賊河東  
紹安與夏侯端同監軍禮遇尤密帝受禪端先歸拜祕書  
監已而紹安間道走長安帝悅擢內史舍人賜宅一區良  
馬二匹若思早孤其母躬訓教長以博學聞有遺以褚遂  
良書者納一卷焉其人曰是書貴千金何取之廉答曰審  
爾此爲多矣更還其半擢明經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  
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明自足意中宗初敬暉桓彥  
範當國以若思多識古今凡大政事必咨質後行二遷禮

部侍郎出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刺史驚  
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詔別駕見  
刺史致恭自若思始以清白擢銀青光祿大夫賜絹百匹  
累封梁郡公開元七年卒謚曰惠從父禎第進士歷監察  
御史門無賓謁時譏其介高宗時再遷絳州刺史封武昌  
縣子謚曰溫子李詡字季和永昌初擢制科授祕書郎陳  
子昂常稱其神清韻遠可比衛玠終左補闕若思子至字  
惟微歷著作郎明氏族學與韋述蕭穎士柳冲齊名撰百  
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剝去之說子均方有寵怒  
曰天下族姓何豫若事而安紛紛邪均弟素善至以實告

初書成示韋述述謂可傳及聞珣語懼欲更增損述曰止  
丈夫奮筆成一家書柰何因人動搖有死不可改遂罷時  
述及穎士冲皆撰類例而至書稱工

儒學列傳第一百二十四

儒學列傳第一百二十五

唐書二百

宋祁奉勅撰

補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  
墳典家濱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  
聞象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  
司業兼脩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  
山惲建言皇后為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將欽緒固  
爭以為郊祀國大事其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  
丘不以地配唯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大  
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是后不應助

祭又內宰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璫爵祭天無裸知此乃  
宗廟祭耳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  
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惟漢有天地合祭皇后參享事末  
代黷神事不經見不可爲法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  
無量議格以母老解官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  
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  
樹義博敏而辭進銀青光祿大夫錫予蕃渥及即位遷左  
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詔州刺史薛瑩  
弔祭賜物加等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許曰山林  
不乏忍犯吾坐樹邪自是群鹿馴擾不復振觸無量爲終

身不御其肉喪除召復故官以

隨仗聽徐行又爲設

腰輦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九年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符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  
以爲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  
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以應變異舉峻良搏奢靡輕賦慎  
刑納諫爭察諂諛繼絕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是崇  
語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漢  
孝景祠黃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  
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願陛下所過名山大川丘  
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自古受命之君

必興滅繼絕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  
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絕  
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  
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在所刺史參獻又求武德以  
來勲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  
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祕籍天子詔於東都乾  
元殿東廂部彙整比無量爲之使因表聞喜尉盧俱江陽  
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  
分部讎定衛尉設次光祿給食又詔祕書省司經局昭文  
崇文二館更相檢讎采天下遺書以益闕文不數年四庫

寇治帝詔羣臣觀書賜無量等帛有差無量又言貞觀爲  
書昆宰相署尾臣位卑不足以辱請與宰相聯名跋尾不  
從帝西還徙書麗正殿更以脩書學士爲麗正殿直學士  
北京官預朝會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  
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帝曰朕知之矣乃  
選郝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  
齒胄于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厚資賜卒年七十  
五病困語人以麗正書未畢爲恨帝聞悼痛詔宰相曰無  
量朕師今其水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苑  
事官給所撰述百餘篇歿後有於書殿得講史記至言十

唐列傳一百五  
二篇上之帝歎息以絹五百匹賜其家始無量與馬懷素  
爲侍讀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  
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關內供奉王  
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  
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  
郎東海縣子在中書省久是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  
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少孤養於外  
祖司農卿韋機及長博學尤通故訓及進士第累遷通事  
舍人狄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不之事上譬富家儲積以

自資也脯腊膜胰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疢門下充  
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桀笑曰君正吾  
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景雲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  
出拓拔恨史無編年乃撰魏典三十篇事詳文約學者尚  
之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晉  
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冲謂昭成皇帝名  
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  
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  
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開元初罷太子詹事出爲  
岐州刺史兼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

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四十一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見原四遷大理卿不樂法家固謝所居官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縣公充使檢校集賢再遷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并代之玄宗自註孝經詔行冲爲疏立于學官以老罷麗正校書事初魏光乘請用魏徵類禮列于經帝命行冲與諸儒集義作疏將立之學乃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采獲刊綴爲五十篇止于官於是右丞相張說建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立不可罷魏孫炎始因舊書

摭類相比有如鈔掇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爲訓注恐不可用帝然之書留中不出行冲意諸儒間已因著論自辯名曰釋疑曰客問主人小戴之學康成之注魏氏乃有刊易二經孰優主人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而爲之解世所不傳鉤黨獄起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存探寃咨謀靡所具鄭志者百有餘科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而鄭學有孫炎雖扶鄭義條例支分箴石間起增革百篇魏氏病羣言之冗脞采衆說之精簡刊正芟蕪書畢以聞太宗嘉賞錄賜儲貳陛下纂業宜所循襲乃制諸儒甄分舊義豈

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擯墜不申疑於知新果於仍故客  
曰當局稱迷傍觀必審何所爲疑而不申列答曰改易章  
句是有五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兄臧與書曰相如  
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也浮學守株衆  
非非正自古而然恐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謹一也昔孔季  
產專古學有孔扶者與俗浮沈每誠產曰今朝廷率章句  
內學君獨脩古義古義非章句內學危身之道也獨善不  
容於世君其殆哉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  
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龔勝時  
爲光祿大夫見歆義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詆歆

改亂前志非毀先帝所立歆懼出爲五原太守以君實之  
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三也王  
肅規鄭玄數千百條鄭學馬昭詆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  
按經問詰融推處是非而肅酬對疲於歲時四也王粲曰  
世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闕  
鄭氏道備粲竊嗟怪因求所學得尚書注退思其意意皆  
盡矣所疑猶未諭焉凡有二篇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  
替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  
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  
服非然則鄭服之外皆讎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

唐傳百三十五  
六  
當有明哲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道之行廢必有其時者歟何遽速近名之嫌邪俄丐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獻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邪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爲祖

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爲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子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戾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袁祖尚不爲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蕃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逝者錫蘋蘩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人其謂可隱於上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蕃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



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士玄  
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  
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  
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  
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閔  
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至享肅  
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  
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  
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  
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

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爲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  
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  
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  
矣請以中宗爲別廟大裕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  
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五年太  
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  
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  
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生烝  
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喜於閔上後太室  
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

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况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

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爲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爲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之子無兄弟相爲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

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序乎  
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爲別廟漢世祖列七廟  
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爲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  
凡景絕世不列于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爲從祖今謂晉武  
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  
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  
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  
宗者偶室於廟則爲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  
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  
尚可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

聖真方榘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  
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辨數分明獻等  
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  
孤挺見迫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  
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真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  
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  
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  
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意如雷庶民譁訕  
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脩德俄復營構殫用  
極侈詭禳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

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壞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圓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施敬本潤州丹楊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曰周制太宗伯鬱人下士二掌禋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其籍孺閔孺等幸臣爲之後

十

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禘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典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禘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禘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于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獻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

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大廟享焉魏晉以來

年無異論不可改履水因言上元中父在爲母三年后雖請未用也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而子孫婦沒行服再暮不可謂宜禮女子無專道故曰家無二尊父在爲母服暮統一尊也今不正其失恐後世復有婦奪夫之敗不可不察書留未下履冰卽極陳父在爲母立几筵者一暮心喪者再暮父必三年而後娶以達子之志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儲篡謀豫自光崇升暮齊抗斬袁俄而乘陵唐家以啓黷階孝和僅得反正韋氏復出醜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降母服非詩所謂罔極者而又與

伯叔母姑姊妹等且齊斬已有升降則歲月不容異也此  
迂生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安足議夫禮哉罔極者春秋祭  
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謂何限一朞二朞服哉聖  
人之於禮必建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彼伯叔  
姑姊烏有筵杖之制三年心喪乎母齊父斬不易之道也  
左散騎常侍元行冲議曰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  
衰三年情禮俱盡者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俱殺者  
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尊祖重嫡  
崇其禮殺其情也孝莫大於嚴父故父在爲母免官齊而  
朞心喪三年情已申而禮殺也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

今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  
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爲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諸  
據古爲適帝弗報是時言喪服各以所見奮交口紛騰七  
年乃下詔服紀一用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朞而  
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朞而禫終三年或齊衰三年後履  
冰以官卒

王仲丘沂州琅琊人祖師順仕高宗議漕輸事有名當時  
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修撰起  
居舍人時典章差駁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其舉  
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

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偏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帝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

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祕書少監

康子元越州會稽人仕歷獻陵令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賢直學士侯行果薦子元及平陽敬會真於說說藉以聞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擢累祕書少

監會真四門博士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說引子元行果徐堅韋絳商榘封禪儀初高宗之封中書令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說堅子元白奏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齊福酒乃燎請先祭後燔如貞觀禮便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擬不從說曰康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邪議未判說請決于帝帝詔後燔乘輿自岱還減從官先次東都唯子元毋哭韋述以學士從久乃徙宗正少卿以疾授祕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嘗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述學博士

張分爲傳行果者上谷人歷國子司業侍皇太子讀卒贈慶王傳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祕義會真亦善老子每啓篇先薰盥乃讀帝曰我欲更求善易者然無賢行果云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太

趙冬曦定州鼓城人進士擢第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曰古律條目千餘隋時姦臣侮法著律曰律無正條者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必愛憎被罰者不知其然使賈誼見之慟哭必矣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辨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



盛律令格式謂宜刊定科條直書其事其以準加減比附  
量情及舉輕以明重不應爲之類皆勿用使愚夫愚婦相  
率而遠罪犯者雖貴必坐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當時  
稱是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復官與祕書  
少監賀知章校書郎孫季良大理評事咸廩業入集賢院  
脩撰是時將仕郎王嗣琳四門助教范仙厦爲校勘翰林  
供奉呂向東方顥爲校理未幾冬曦知史官事遷考功員  
外郎踰年與季良廩業知章呂向皆爲直學士冬曦俄遷  
中書舍人內供奉以國子祭酒卒冬曦性放達不屑世事  
兄夏日弟和璧安貞居貞願貞彙貞皆擢進士第安貞給  
事中居貞吳郡採訪使願貞安西都護居貞子昌別傳王  
嗣琳以太子校書郎罷東方顥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廩  
業亦坐事左遷餘杭令仙厦善講論後爲道士開元集賢  
學士又有尹愔陸堅鄭欽說盧僕名稍著

尹愔秦州天水人父思貞字季弱明春秋擢高第嘗受學  
於國子博士王道珪稱之曰吾門人多矣尹子叵測也以  
親喪哀毀除喪不仕左右史張說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  
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所未聞遷四門助教撰諸經  
義樞續史記皆未就夢天官麟臺交辟寤而會親族叙訣  
二日卒年四十愔博學允通老子書初爲道士玄宗尚玄

言有薦愔者召對喜甚厚禮之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兼修國史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顯頌集  
賢史館圖書開元末卒贈左散騎常侍

陸堅河南洛陽人初爲汝州參軍以友壻李慈伏誅貶洛  
州參軍再遷通事舍人有詔起復遣中官敦諭不就以給  
事中兼學士善書初名友悌玄宗嘉其剛正更賜名從封  
泰山封建安男帝待之甚厚圖形禁中親制贊以祕書監  
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繇新津丞請  
試五經擢第授鞏縣尉集賢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通

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  
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  
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巳當時莫能辨  
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  
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  
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更葬之歲月而  
先識墓地日辰旬辰五百也黃鍾十一也繇大同四年邵  
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  
上庚也地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  
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

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二四百圮升之大驚服其智欽說雅爲李林甫所惡韋堅死欽說時位殿中侍御史常爲堅判官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爲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爲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盧僎吏部尚書從願三從父也自開喜尉爲學士終吏部員外郎兄甫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獨甫上疏以爲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鳴沙之役主將先遁中軍猶能死戰正法紀功則

戒行可勸若忠義騎將材不可當大任宜因古法募人從邊免行役次廬伍明教令賞虜獲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購辯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中宗善其言然無施行者甫終祕書少監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爲例統其言孔子脩春秋意以爲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僊救僊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敝且末設教於末敝將柰何武王周

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於二代孔子傷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言唐虞之化難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焉故春秋以權輔用以誠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抹亂因時黜陟古語曰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亦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爲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抹周之敝革禮之失也

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垂刺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哀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句以詩仲子陵袁彞韋彤韋蒞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句

子陵最卓異士句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為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句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句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有司請正太祖東嚮位而遷獻懿二主子陵議藏主德明興聖廟其言典正後異論紛沕復為通難示諸儒諸儒不能詘久之典黔中選補乘傳過家西人以為榮終司門員外郎子陵以文義自怡及亡其家

所存惟圖書及酒數斛而已

贊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變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

謂可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韋彤京兆人四世從祖方實爲武后時宰相彤名治禮德宗時爲太常博士先此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昇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彤與博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璵緣生事亡用燕具褻饌參瀆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籩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

全孝敬也潔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臠甘旨謂之褻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爲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爲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䟽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爲䟽廟歲五享不爲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著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極而益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贖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會昭陵寢宮爲原火延燔而客祭瑤臺佛寺又故宮在山上乏

水泉作者憚勞欲卽行宮作寢詔宰相百官議吏部員外郎楊於陵議曰園寢非三代制自秦漢以來附陵置寢或遠若邇則無聞焉韋玄成等議園陵於興廢初無適語且寢宮所占在栢城中距陵不遠使諸陵之寢皆有區限故不可徙若止栢城則故寢已燔行宮已久因以治飾亦復何嫌或曰太宗創業寢宮不輒易是不然夫陵域宅神神本靜今大興荒廢器役密邇非幽窅所安改之便形曰先王建都立邑不利則爲之遷況有故邪今文寢災徙而宮之非無故也神安于徙因而建寢於禮至順又它陵皆在栢城隨便營作不越封兆力省易從帝重改先帝制還宮

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禘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爲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后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征西四府君爲別廟大禘禘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敘親也唐家宜別爲獻懿二祖立廟禘禘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興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爲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禘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禘食與太祖並昭穆缺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禘

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祔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厭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暨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況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請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真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商周以高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帝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

山顛形卒後武宗會昌五年詔京城不許群臣作私廟宰相李德裕等引彤所議古制廟必中門之外吉凶皆告以親而尊之不自專也今俾立廟京外不能得其音於禮宮之南九坊三坊曰園外地死左立廟無嫌餘六坊可禁詔不許聽準古即居所立廟

陳京字慶復陳宜都王叔

明五世孫父兼為右補闕翰林

學士京善文辭常袞稱之

妻以九子擢進士第遷累太常

博士德宗在奉天聞段悉

言為賊所害七日不朝宰相以

為方多難時不宜壅萬機

天下其謂何京曰丞相之言非

也夫褒大節卹賢臣天下

所以安況卓卓特異者乎帝曰



善還京師擢左補闕帝以  
信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  
得對百官懷懷常若兵在  
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  
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  
太后又不得意且怠京密  
代不敢置初玄宗肅宗既

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  
初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  
頃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  
恐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  
可以死請杞遂廢帝之立迎訪  
曰弟遣使物色以求帝大悟終  
宿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  
然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  
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  
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  
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

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  
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嶠等上言謹按晉孫  
歛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  
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  
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  
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  
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  
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  
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  
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

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  
懿然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  
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  
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頰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  
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  
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  
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  
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墀壇墀有禱祭無禱止之義  
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  
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祖以

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  
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  
非所謂有殺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  
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  
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  
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  
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  
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  
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  
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

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

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上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安遷王采漢晉舊章禘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禘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禘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于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丘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

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官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闕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饗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豫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墀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

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墀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日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令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

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右司郎中陸淳奏按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

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十九年將禘祭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奏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已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預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登

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繒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京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昭陵寤占山上宦侍憚輓汲乏請更其所宰相未能抗京曰此太宗之志其儉足以爲後世法不可改議者多祔宦人帝曰京議善卒不徙帝噐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弗殊又言中書舍人崔邠御史中丞李汶訕已帝使詰辨無狀然猶自考功員外再遷給事中皆兼集賢殿學士帝疑京爲忌者中傷中人問齋相繼後對延英帝諭遣京沮駭走出

罷爲秘書少監卒初帝討李希烈財用屈京與戶部侍郎趙贊請稅民屋架籍賈人貲力以率貸之憲宗嘗問宰相李吉甫我在藩邸聞德宗播遷梁漢久乃復誰寔召亂爲我言之對曰德宗始即位躬行慈儉引崔祐甫輔政四方企望至治祐甫歿宰相非其人姦佞營壘謂河北叛臣可以力服甘語先入主聽惑焉而陳京趙贊爲帝稅屋架貸賈緒內怨外忿身及大亂咎與信宵人剝下佐上賴天之靈敗不抵亡帝恨惋曰京與贊真賊臣京無子以從子襄嗣襄孫伯宣辭著作佐郎不拜

贊曰德宗敝政稅間架借商錢宮市爲最甚順宗爲太子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二十九  
欲極陳之懲王叔文之諫而止其畏如此區區之臣冒顏  
而關說難哉其饗國日淺志不在民矣憲宗聞暴斂之令  
首於賊臣感憤太息愛人之至也及任程昇皇甫鏞諫者  
不聽興利之臣敗君之德甚矣

暢當河東人父璿左散騎常侍代宗時與裴冕賈至王延  
昌待制集賢院終戶部尚書當進士擢第貞元初為太常  
博士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皇太子諸王將服三年詔太  
常議太子服當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曰子為母齊衰  
三年蓋通喪也太子為皇后服古無文晉元皇后崩亦疑  
太子服杜預議古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魏亦以既葬為節

皇太子與國為體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  
入殿省太子遂以卒哭除服貞觀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崩  
十月而葬太子喪服之節國史不書至明年正月以晉主  
為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皇太子宜如魏晉制既  
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召  
問當等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太子以衰服侍  
膳至葬可乎令羣臣齊衰三十日公除宜約以為服限乃  
請如宋齊皇后為其父母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  
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  
漢文帝以宗廟社稷之重自躬乃以日易月後世所不能

華太子人臣也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惟晉既葬  
公除議者能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今有司之議虧化敗  
俗常情所繫之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  
自今而始額不重哉父在爲母膏古禮也國朝服之三年  
臣謂三年則太重准行古爲得禮德宗遣內常侍馬欽叙  
謂實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有司以三十日  
除既葬釋服以墨衰終是何疑邪質又奏疏曰太子於陛  
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有權奪父子問  
安侍膳固無服衰之嫌古未有服衰而廢者舒王以下服  
三年將不得問安侍膳邪太子舒王皆臣子也不宜甚異

且皇后天下之母其父母子庶也以天下之母爲士庶降  
服可也太子臣子也以臣子爲母降可乎公除非古也入  
公門變服今暮喪以下慘制是也太子晨昏侍非公除比  
墨衰奪情事緣金革今不監國撫軍何抑奪邪子之於父  
母禮異而情均太子奉君父之日遠報母之日少忍使失  
令名哉乃詔宰臣與有司更議當等曰禮有公門脫齊衰  
開元禮皇后父母服十三月從朝旨則十三日而除皇太  
子外祖父母服五月從朝旨則五日而除恐喪服入侍傷  
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子公除以墨慘奉朝歸宮  
衰麻酌變爲制可也宰相乃令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既葬



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內謁即墨服復  
 詔問質質以為雖不能循古禮猶愈於魏晉之文遠甚宰  
 相乃言太子居皇后喪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唯  
 心與服內外宜稱今質請降詔於外無害墨衰於內臣謂  
 言行於外而服異於內事非至誠乖於德教請下明詔如  
 叔則議天子從之及董晉代叔則為太常卿帝曰皇太子  
 服期繇諫官初非朕意暢當守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當  
 以果州刺史卒

林蘊字復夢泉州莆田人父敏 茂彥以臨汀多山鬼

種民風苦之撰無思論以文與見奏辭臨汀令以加行

別駕蘊世通經西川節度使韋臯辟推官劉闢反蘊曉以  
 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怒械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  
 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惜其直陰戒刑人  
 抽劍磨其頸以脅服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頑奴砥石  
 邪闢知不可服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  
 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  
 也今臂不附體北彌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為外域涇  
 原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唯李抱  
 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  
 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有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

百姓弗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唐以臯佑鏐季安爲司徒  
官不擇人盧從史于臯篡罪大而刑輕農桑無百分之一  
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飢不得  
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  
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敝  
蘊亦韋臯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說然嗜酒多忤物宰  
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辟掌書記旣而權上四州版籍請  
吏而軍中習熟擅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  
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  
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朝出爲邵州刺史嘗杖殺客陶玄  
之投尸工中籍其妻爲倡復坐賊杖流儋州而卒蘊辯給  
嘗有姓崔者禘氏族蘊折之曰崔杼弑齊君林放問禮之  
本優劣何如邪其人俯首不能對

韋公肅隋儀同觀城公約七世孫元和初爲太常博士兼  
脩撰憲宗將耕籍詔公肅早具儀典容家善之太子少傅判  
太常卿事鄭餘慶廟有二祖妣疑於祔祭請諸有司公肅  
議古諸侯一娶九女故廟無二嫡自秦以來有再娶前娶  
後繼皆嫡也兩祔無嫌晉驃騎大將軍溫嶠繼室三疑並  
爲夫人以聞大學博士陳舒舒曰妻雖先沒榮辱並從夫  
禮祔於祖姑祖姑有三則各祔舅之所生是皆夫人也生

以正禮沒不可貶於是遂用舒議且嫡繼於古有殊制於  
今無異等祔配之典安得不同卿士之寢祭二妻廟享可  
異乎古繼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拔一娶為比使子孫榮  
享不逮也或曰春秋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  
子孟子姪娣也不入惠廟宋武公生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  
惠薨立宮而奉之不合于惠公而別宮者何追父志也然  
其比柰何曰晉南昌府君廟有荀薛兩氏景帝廟有夏侯  
羊兩氏唐家睿宗室則昭成肅明二后故太師顏真卿祖  
室有殷柳兩氏二夫人並祔故事則然諸儒不能異初睿  
宗祥月太常奏朔望弛朝尚食進蔬具止樂餘日御便殿

具供奉伏中書門下官得侍它非奏事毋謁前忌與晦三  
日後三日皆不聽事忌晦之明日百官叩側門通慰後遂  
為常及至公肅上言禮忌日不樂而無忌月唯晉穆帝將  
納后疑康帝忌月下其議有司於是荀納正洽等引忌時  
忌歲譏破其言今有司承前所禁在二十五月限有弛朝  
徹樂事喪除則禮革王者不以私懷踰禮節故禫禮徒月  
樂漸去其情也不容追遠而立禮反重今茲太常雖郊廟  
樂且停習是謂反重以慢神也有司悉禁中外作樂是謂  
無故而徹也願依經誼裁正其違有詔中書門下召禮官  
學官議咸曰宜如公肅所請制可以官壽卒

許康佐貞元中舉進士宏辭連中之家苦貧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爲親屈由是有名遷侍御史以中書舍人爲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禮帝讀春秋至閹弒吳子餘祭問閹何人邪康佐以中官方彊不敢對帝嘻笑罷後觀書蓬萊殿召李訓問之對曰古閹寺今宦人也君不近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內謀翦除矣康佐知帝指曰辭疾罷爲兵部侍郎遷禮部尚書卒贈吏部謚曰懿其諸弟皆擢進士第而佐位諫議大夫

堯佐最先進又舉宏辭爲太子校書郎八年康佐繼之堯

佐位諫議大夫

儒學列傳下第一百二十五

三五

漢

